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禮記集説卷二十六　　宋　衛湜　撰

天子之縣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

鄭氏曰縣内夏時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殷頌曰邦畿千里周亦曰畿畿内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

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朌讀為班

孔氏曰此經明天子縣内之國數多少及禄士之法

周禮職方氏千里曰王畿案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

服無云縣者今特云縣故鄭以為夏制也案鄭註益稷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內惟有九十三國者蓋夏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減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國數多少湯承夏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夏之餘國數是殷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三公在朝既有正田今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無其地故公卿大夫

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也待封王之子弟如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也但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案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故

無致事之副名山大澤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既不世位有朌賜之義故云不以朌亦為與民共財不障管也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玉府周禮山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者謂九十三國之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以九十三國封公卿大夫故此特云以禄士者謂無地之士給之地以當其禄不得為采邑也其實公卿之子父死之後既不

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爵視
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
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閒田則周禮之公邑也不
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
有附庸故閒田少畿內每須肦賜故閒田多依周禮
閒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其大夫則於三百
里為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為采地公則於五百里為
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

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未知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内采邑大小未聞則鄭註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是謂畿内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也又註大司徒云畿内之制未聞蓋亦疑而未定耳

長樂陳氏曰周官有在鄉之縣有在遂之縣有采邑之縣有閒田之縣故王畿謂之縣縣内方百里之國

九三公所視公侯之地也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卿所視伯之地也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大夫所視子男之地也公卿大夫不謂之采邑而謂之國者人臣謹度以事上則全於臣道制節以禦下則兼於君道自臣道而言之雖國亦謂之家孟子千乘稱家是也自君道而言之雖邑亦謂之國此采邑稱國是也又禮書曰周禮載師宅田任近郊之地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乃在三百里至五百里之地以近而狹者禄

致仕之臣遠而廣者禄公卿大夫及子弟則是致仕之臣其禄少公卿大夫及子弟其禄多也鄭氏謂三等采邑皆有致仕之田與公卿大夫子弟地相埒恐先王之法不然

馬氏曰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天子之畿内不干里則不足以待諸侯蓋本大而末小然後可是猶身之運臂臂之使指此强幹弱枝之意也天子之縣内千里而為方百里者百封方百里之國九此公之國

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此卿之國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大夫之國也方百里之國九為方百里者九也方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為方百里者十有奇也方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為方百里者十五有奇也封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則猶餘方百里者九十一也又封方七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十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八十有奇也又封方五十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十五有奇則猶餘方百里者六十

四有奇也合九十三國而計之則封地方百里者四十五有奇則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有奇方十里者九十六有奇則以為禄士閒田

山陰陸氏曰周官以大都之田任畺地公所受地在焉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所受地在焉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所受地在焉王制所謂縣内舉中言之也然則以公邑之田任甸地元士於此受地可知凡此其大凡也其地有餘有不足蓋有通法存焉雖卿

或在畺地雖大夫或在縣地取足於封而已

廬陵胡氏曰案詩玄鳥篇云邦畿千里周官職方云千里曰王畿殷周皆稱畿不言縣故鄭以為夏制案月令云百縣豈亦夏制乎要之畿縣皆通稱王制大槩通論三代地制爾先儒乃云夏禹之初有四百國末世地減湯承夏末制為九十三國故與四百國不同此蓋附會鄭說也究經意大約記先代之制不必指言其代也縣內大國九三公之田三餘六以待朌

賜三公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次國二十一卿之田六餘十五以待朌賜卿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小國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餘三十六以待朌賜大夫之有功者亦或待王之別有所封爾故下云名山大澤不以朌則知此九十三國不盡為公卿大夫之田葢待上別有所朌也鄭乃云為有致仕者副之又其餘以待封王之子弟於經何以見之且公卿大夫在位則有定員若致仕則或

多或少豈有定數今云公之致仕者三卿之致仕者六大夫之致仕者二十七限以員數恐非通論今所不取也

永嘉徐氏曰天子縣内亦百箇百里是方萬里十萬里地除了封百里之國九是方九百里為九千里地剩了方九千一百里是九萬一千里更將方千二十九里封二十一箇七十里之國總前方千九百二十九里是一萬九千二百九十里剩方八萬七百一十

里又將方千五百七十五里封六十三箇五十里之國總前方三千五百有四里是三萬五千四十里剩方六千四百九十六里是餘六萬四千九百六十里作禄士閒田　又曰古者金玉之所掌皆出於王官而侯國不得擅而有也關譏之所禁皆歸之公上而侯國不得擅而私也是以名山大澤畿外不以封列土之諸侯畿内不以頒禄仕之王臣皆天子使吏治之而納其貢稅故也雖領於王官而富實藏於郡國

財雖同於王民而利實歸之公上諸侯自食田稅之外餘不敢過而問焉蓋先王不以封之之意所以抑制其強而防閑其侈心也攷之周官凡山澤之數司書掌之以計吏治山澤之賦大府掌之以待喪紀九州之川澤山藪職方氏實掌天下之圖而諸侯無所隷焉至於伯禽侯于東魯而錫之山川乃天子之加賜是固異恩而非可以例觀也又謂周制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若專利於上則無遺利在民

矣攷之山虞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則未嘗不與民共之而有司徒禁其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則實為民守之而王官時以其職入於王而已推本先王領於王臣之意蓋使侯國不得以障管云爾非不與民共財也周德既衰凡王國之所恃者諸侯皆得專利之齊斡山海之藏晏子告齊侯以山澤各有所守不可為也是猶知守王法者至於桃林之塞古函谷也而晉實守之郇瑕之

地古解池也而晉實有之凡天子之塞邑皆不領於王官而惟私意是取春秋之作於鄭不係虎牢於衛不係楚丘其類非一蓋所以别異天子之重地而侯國不得擅而兼之也自秦彈天下之財歸之公上凡山澤陂池之賦皆為天子之私藏而漢制屬之少府以供養然初制踈濶山海之在吳者得以鑄錢煮鹽而因以成七國之禍至於武帝之世凡五嶽盡在天子之郡而不隷侯國而郡國亦置鹽鐵官以隷司徒

凡郡有川澤之處皆置吏掌之諸侯惟食租稅而已是雖抑制諸侯之強而先王不盡利以遺民之意蓋蕩然不復存矣

嚴陵方氏曰天子之元士視附庸故於外則曰其餘以附庸於内則曰其餘以禄士以為閒田者益諸侯以地則取之於此削諸侯以地則歸之於此蓋削不常有也其視封盼之田為閒而無事故謂之閒田左氏傳所謂宋鄭之閒有隙地者是也閒田内外之所

同也司勲掌六鄉賞地之法鄭氏謂賞地賞田也盖有賞亦宜有罰則益削之法亦若外諸侯可知畿内之采地亦謂之國者以其廣狭視諸侯而又使家臣以治之是以謂之國也故公卿大夫又謂之内諸侯者以此

延平周氏曰封以土言朌以恩言禄士元士之采邑也故繼之以天子之元士不與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

與

鄭氏曰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唯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德不及遠諸侯相并土地減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為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

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内亦方七千里而因殷
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説曰周千八百諸
侯布列五千里内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
之間以為說也

孔氏曰此一節總明殷之畿内畿外國數之法前文
云凡四海之内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云天子縣内
明殷之畿内國數此經總明畿内外也鄭引春秋傳
哀七年左傳文知中國執玉帛者覲禮諸侯享王璧

以帛是執玉帛也案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貴寶為摯鄭註貴寶若白狼白鹿是夷狄不執玉帛也言萬國有方百里方七十里方五十里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案萬國之數鄭註臯陶謨堯初制五服禹所弼每服五百里故始有百里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内為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盖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八州九

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内蓋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也言要服之内地方七千里者案尚書咎繇謨註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為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為要服與周要服相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

面相距為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必知王制之文為殷制者正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據殷而言也言周公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案周禮職方云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曰甸服又其外曰男服又其外曰采服又其外曰衛服又其外曰蠻服又其外曰夷服又其外曰鎮服又其外曰藩

服皆方五百里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為九而要服之内方七千里也云周因殷諸侯之數者案洛誥傳云天下諸侯來進受命於周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與此數同云廣其土者大司徒公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不同也云增其爵者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引孝經說謂孝經緯文千八百國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百七十三諸侯也云此文即孝經緯文改周之法謂改周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

三千里故云闗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也

李氏曰禹自平水土之後天下方五千里自王城之外五百里甸服即所謂邦畿千里也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綏服此禹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外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此天下方五千里也故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殷之有天下亦曰纘禹舊服而巳及周公斥大九州以夏之要服為蠻服而九州之地始方三千五百里矣而九服之地亦不過於五千里盖禹貢言

其面周官言其方於面為五百里則於方為千里故
禹貢所謂五百里甸服者即周千里之王畿也此以
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未必皆實數也故春秋之世
見於經者九十餘國而呉楚與焉疑其無如是之多
也此說與前經葉氏互相發明故并録之
廬陵胡氏曰此經總明畿内畿外大計地方三千里
畿外八州州二百一十國八州千六百八十國并畿
内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下云方百里者六

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則天子之元士也下又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則諸侯之附庸也不在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故云不與鄭謂禹承堯舜有萬國是則然矣謂湯承夏末之後亦分九州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似未然也且鄭必以此為殷制然下云天子七廟及雜論虞夏殷周四代之制豈專據殷哉又洛誥傳云天子諸侯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又

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内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八百諸侯則周制正與此千七百七十三國之數合鄭不據周而據殷何也且孝經緯及異義公羊說固不足盡信今案書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諸侯千二百耳與此國數亦自不合鄭又援孝經緯不經之書以為據今所不取

馬氏曰不與者在數之外也凡四海之内九州州二

百一十國兼天子之縣内合而計之則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鄭氏以為禹㑹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其說非也夫號物之數謂之萬萬盈數也書曰表正萬邦此言殷也詩曰綏萬邦此言周也則是殷周之時皆萬國何獨於夏而已夫自堯舜之後其土地之廣必至於七千里然後能容之而又以謂中國方三千里者為殷之衰時方五千里者為武王滅殷之初其意疑於闗盛衰之中

而以三七之間為説蓋非是也

長樂劉氏曰天下雖廣賢才不多求其六德六行六藝具備而能飭已用中於民固亦難其人矣則千有七百國皆得其賢斯為至治焉是以文武積世累功建鄉三物以教士民施之於政所以模範其俗也是以立屬連卒州之法互相紀綱上至於天子則分天下以屬二伯者欲一其道德以同天下之風俗蓋千有七百之國未必皆得其人所以然也

延平周氏曰於縣内既言五十里之國而反謂元士不與者盖五十里之國皆斥王子弟而言也

天子百里之内以共官千里之内以為御

鄭氏曰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畿内千里之地田稅所共給之事百里之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距則五百里千里之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

相互云田税所給恐是周禮口率出泉然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則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畢褻故用近物御為尊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也

長樂劉氏曰王城之外各以百里是為方百里者四而六鄉六遂在其內矣官謂王國所禄之士大夫也御謂王之卿掌其政教以御天下之諸侯者也言百里之内不取以為己利也專以養鄉遂之民而教以

三物拔其賢能以共王官用起政教以倡天下者也千里之内不取以為己利也專以養天下之大賢大能用為王之公卿上大夫以典其六卿之治所以御八州諸侯以為治者也

嚴陵方氏曰以百里所出之少資百官之所共疑若不足然畢者所稱不為不足以千里所出之多為一人之御疑若有餘然尊者所稱不為有餘且以其近者與人則欲其易給而無勞以其遠者奉己則欲其

難致而有節百里之内非不以為御也要之以共官

為主爾千里之内非不以共官也要之以為御為主

爾御者以甲御尊之稱尊莫尊於天子也故凡天子

所用之物皆謂之御馬亦見曲禮琴瑟不御解

馬氏曰官者官爵之所用而其用輕故取百里以近

地之所出者給之御者天子之所用而其用重故取

千里以遠地之所出者給之百里之内去王城五十

里而四面相距則百里也千里之内去王城五百里

而四面相距則千里也孔頴達以為百里去王城百里相距為二百里千里之内去王城五百里相距為千里其說自相戾也

山陰陸氏曰官官府所用御御府所用御府天子所御者也百里之内以共官若禹貢百里賦納緫千里之内以為御若禹貢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孔氏謂所納精者少粗者多

石林葉氏曰官者天子宗廟社稷賔客燕享有司所

供也御者乘輿服膳匪頒賜予王所用也君子廉於奉已嚴於事神人故有司所供主在百里之内王所用主在千里之内猶之家造以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皆以奉已為非急也

長樂陳氏曰周官大府闗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賔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或以其地之

所便或以其地之所宜或以其類之所從然皆未嘗以遠物待乎近以近物待乎遠豈以近者供官遠者為御乎又大宰之制國用必合王府之財為之調度乃可豈官府之所供止於百里膳服之御必千里乎

劉氏孟冶曰天子之官有六大五官六府之衆又有府史胥徒之屬百里之内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不可多得也若不足以供百官之求天子之奉有大府以掌九賦九功之貳若頒財以式法授之司會以八法

八則均節邦之財用司書以八法八則周知出入百物又有宰夫職內之所稽職歲職幣之所攷若有常限也百里之內何其薄千里之內何其厚邪蓋君尊如天不厚其奉何以見天子之尊臣卑如地不薄其利何以表臣下之卑一尊一卑一厚一薄蓋有不可得而易者矣

臨川王氏曰此一說亦不知是何時於他經亦不見其有此恐於事亦難如此蓋當合王府之財而通其

調乃可也已

千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八州八伯五十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

鄭氏曰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老謂上

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

孔氏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設方伯及連帥卒正兼二伯之事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伍州是聚居故鄭總云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名旣長諸侯非賢不可故因其州内賢侯為之非州外别取州牧也舜典曰覲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左傳宣三年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周禮大宰建其牧故

鄭云虞夏及周皆曰牧也鄭荅張逸云畿内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内不置故有八伯也註引周禮大宗伯職文春秋傳隱五年公羊傳文

臨川王氏曰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連帥固宜有之五國十國三十國亦宜或然也但州必二百一十國恐不必然也

長樂陳氏曰古之官有常名有異名内而為比長閭師族師黨正州長鄉大夫此常名也及任以師田之事則為軍將師帥旅師卒長兩司馬公司馬此異名也外而為公侯伯子男此常名也及寓以連屬之法則為屬長連帥卒正州伯此異名也屬則繫其人連則結其衆以其民之衆足以禦卒然之變故謂之卒以其地之廣有以達於重川之遠故謂之州屬有長則足以長五國而已未足以率十國之衆故連有帥

帥足以率十國而已未足以正三十國之衆故卒有正正足以正三十國而已未足以長二百一十國故州有伯則為人長者才也帥人者智也正人者義也長人者仁也易曰體仁足以長人則外之八伯内之二伯皆以其能體仁故也蓋王者有分土無分民建萬國所以分其土親諸侯所以合其人不分其土則其守不專不合其人則其勢不一王制言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分其土也繼之以方伯連帥之法合

其人也周官大司馬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凡邦國大小相維者此也古者什伍之法於州鄉則聯其民於師田則聯其徒於宿衛則聯其官故能以中國為一人而無内患為屬連卒州以聯其國為長帥正伯以聯其人故能以天下為一家而無外虞然不惟其官惟其人則法行而事舉詩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是也非其人則法雖存而事廢詩序曰衛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公羊傳曰下無賢方伯是也方

伯連帥之職周道也故書與周禮伯皆稱牧者蓋自
內言之則屈於二伯故稱牧周官大宗伯八命作牧
曲禮九州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是也自外言之則
伸於諸侯故稱伯王制謂方伯之國是也虞十二州
則十二牧夏九牧周九州則九伯而王制言八州八
伯則王畿之內不建伯焉鄭氏以為殷制是也然周
牧伯之名見於經傳多矣連帥特見於詩序若夫五
國之屬於經無聞左傳曰晉侯享公公請屬鄫豈周

所謂連屬歟公羊傳曰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書曰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此所謂九命作伯者也與殷所謂天子之老二人一矣周有九伯則畿内蓋亦設牧而大宰言施典于邦國設其牧者以牧之所設主為邦國故也禮書

延平周氏曰方州以地言屬連以人言卒以兵言方伯長於一方者也屬長長其所屬者也連者結其衆

帥者率以身其兵足當卒然之變而為其所取正者故曰卒正其地達乎遠外而為之長者故曰州伯老者有成德而人之所承事者也二伯者有成德而又天子之所承事者也故曰天子之老

嚴陵方氏曰方伯即州伯也王畿居中八州居外各設一方伯焉長言其足以長人也所謂比長之長亦若是爾帥言所帥者衆非特長之而已所謂師帥之帥亦若是爾正言正於一而止非特帥之而已所謂

黨正之正亦若是爾伯亦長也必謂之伯則以成德稱之以其為一州之長非成德不足以當之故也所謂宗伯之伯亦若是爾夫能長人然後能帥衆能帥衆然後能正於一能正於一然後其德成焉故其序如此正也帥也長也盖八伯之屬也八伯又二伯之屬也故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然二伯又謂之老者以其居人臣之極位不特貴乎有其德又貴乎有其年故也國有國老鄉有鄉老皆以是

而已曲禮言其自稱亦曰天子之老者盖自稱則其義如彼人稱之則其義如此二伯以八伯為之屬亦止稱伯者猶之天子諸侯通謂之君而天子則又為諸侯之君也亦見曲禮五官之長九州之長觧天下九州止於八州有伯者以畿内王所自治故不設伯也管仲又言五侯九伯者以於九州之諸侯為長故曰九耳不必九人亦猶百揆稱百四岳稱四而已明堂位謂之九采左氏傳謂之九牧皆以是也

馬氏曰天子之畿外則有公侯伯子男之異畿内則有公卿大夫之别其内外已備而千里之外則又設方伯屬長連帥卒正州伯至於伯則已極矣而屬於天子之老葢先王之盛時上下有以相維然後可以至於長久連與屬有相維之意也卒與州有相聚之意也

山陰陸氏曰五國以為屬屬以官之六屬制名言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也十國以為連連以聯制名言以授邦職以役國事如聯也三十國以為卒卒

以卒制名言以比追胥以令貢賦如卒也長之以仁故屬有長帥之以智故連有帥正之以義故卒有正至伯則於一州為長其仁可知也其智與義亦可知也彼正以下吾驅之而已是故或謂之牧若二伯又有大於此者焉能充此任者其殆聖矣乎周公是也召公猶有慙德八州八伯盖天子之縣內不在此數鄭氏荅張逸問云畿內之州不置伯誤矣書曰咨十有二牧然王制九州而八伯者以方稱二百一十國

以為州州有伯天子之縣內不可以入此數也天子之縣內凡九十三國

廬陵胡氏曰屬聯連比卒伍州聚也據左氏州牧得征五侯九伯則知周制牧下有二伯侯得為之故詩旄丘責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若伯之賢者亦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伐為牧也鄭乃云殷之州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今案書覲四岳羣牧是虞稱牧也左氏宣

三年云夏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是周稱牧也然虞雖稱牧而書傳云唯元祀巡四岳八伯則亦稱伯周雖稱牧而鄭荅張逸云周官畿内之州不置伯牧即伯也則亦稱伯今謂殷獨稱伯虞夏周皆稱牧不稱伯者非也

永嘉徐氏曰先王衆建諸侯而設方伯連帥之職或以子男附庸之屬不能專達於天子故貢賦朝聘之數悉使之聽命於牧伯此特其一節耳夫先王舉天

下以封建諸侯而闕然無所紀綱於其間則强弱有以相吞而大小無以相維甚非經久長治之策也蓋方伯連帥之設所謂襃表功德闕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其所係亦大矣自黄帝置左右大監監於大國而二伯之職肇端於此堯時羲和掌天地之官三公為之實為二伯羲伯司東凡南方事皆配之和伯司西凡北方事皆配之殷制大而二伯小而八伯繩牽絲聯相維而不亂文王嘗為殷西伯矣至周之盛時天下諸侯無慮千

八百國周召為東西伯分陜而主之大公封於齊亦受五侯九伯專征之命書載顧命畢公大保率東西諸侯以入至於蔡叔管叔監牧荆豫荆州牧蔡叔豫州牧管叔君陳畢公迭居東郊則大為二伯小為八伯咸出於天子之命以統天下之諸侯方伯連帥設於下而禮樂征伐出於上此先王封建之大權也宣王中興此制未泯韓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布在諸侯以統萬國復古之業於是乎在延及平王遂無

意於紀綱而王制隳壊牧伯弛職東遷之變唯晉鄭二國是依而方伯連帥未聞有定王者矣向使平王因是二國以振牧伯之任則諸侯尚可為也柰何以文侯之賢而歸之於國以鄭伯之功而乃奪之政則周之事權於是去矣自是轉相吞滅莫能統紀春秋之際可得而考者百有七十餘國而已由是觀之方伯之設所係豈不重歟甞論春秋之初齊僖衛宣雖太公康叔之後當時未嘗見其受命而以牧伯之事

考之經傳齊僖公自以為東州之小伯齊東州之侯出國語而黎之臣子亦以方伯連帥之職責衛宣公蒲之役二國又自相推許而春秋亦記曰胥命桓三年然則諸侯莫適所主而望大國之安靖周室既不以為意齊侯自見為牧伯之後而取方伯連帥之權而因以為利耳當是時中國蓋多故矣此蓋其始變也未幾齊桓晉文踵其餘迹而牧伯之事始大放肆不出於王命而强大得以專行於弱小矣雖然王使召伯賜齊侯

以侯伯之命莊二十七年是猶有待於王之命也晉文致天王於踐土而策命晉侯為侯伯君子以為何異於要而取之也況於二公之身其親所屠滅者甚衆方之古牧伯比小事大之義果何如哉又其甚也郤犨為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成十六年將以帥諸侯而使其大夫主之安在其為宗諸侯也至秦人廢侯置守其勢之所激有自來矣漢初相國下諸侯王御史執法下郡守相國主國御史主郡三公分置郡國於時未置刺史也

自武帝置十三刺史古牧伯之任也西京之制御史所上案章先下三公參決然後有所黜退此猶有八伯屬於天子之老二人之意中興以來矯枉過直刺史劾奏不關三府直行退免是時朱浮深以為不然夫惟致於先王設方伯之意與夫春秋霸主擅權之故以及於漢人刺史輕重之由可以論世變矣

眉山孫氏曰或問周名相成王為左右豈置諸左右以為近輔如阿衡之左右商王傅說之輔相高宗邪

抑為左右丞相之官如秦之斯與去疾漢之勃與平也曰是皆不然王制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周召相成王為左右則為二伯者也何以明之樂記說大武之樂象武王之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是舉其分陜之治也二公當分陜之日實為二伯以相武王及武王崩周公攝政行天子事則七年之中二伯之任宜乎其缺及成王即政周公復辟仍與召公同為二伯是以孔子書之曰相成王為

左右蓋周公爲東伯而召公爲西伯也所以知其然者畢命載畢公代周公爲太師爲東伯可推以見也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而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夫天子南面嚮明而治太保入應門左則在天子之右西方諸侯之伯也畢公入應門右則在天子之左東方諸侯之伯也東西二伯相天子爲左右經傳甚明特學者弗究未之詳也公羊傳曰天子三公者何天子

之相也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周公主之自陝而西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内公羊氏此言亦所以論中分天下之二伯也而三代之際固有天子之相而不為三公者焉公羊但見三公之官不必備而中分天下之二伯多有兼三公者故取三公二伯而并言之所謂天子之相則何以三意謂上公雖有三而天子之相則何必以三也特有二伯而已因以周召分陝而實其説夫三公自三公也二伯自二伯也而

公羊并之以為一此其說既已不通又謂二伯為相而一相處乎内彼徒見周召分陜之時周公處乎内而召公處乎外所謂召伯之教明於南國是也周召相成王為左右之時召公處乎内而周公處乎外所謂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是也遂立一定之論而曰一相處乎内殊不知召公畢公為二伯以相康王之時召公為冢宰畢公為司馬曷嘗不並立於王朝乎至康王十有二年命畢公保釐東郊以代君

陳於是畢公處乎外而於周公之薨已代為東伯則為二伯亦久矣安可謂二伯止有一相處乎内此予所以論公羊之説稽考不明不足為信者此也　又曰或問舜命九官以伯禹宅百揆伯益作朕虞伯夷典三禮孔安國傳謂禹為崇伯於益不言臣名而於伯夷以為臣名是三者之義果何如邪荅曰禹代鯀為崇伯入為司空故曰伯禹蓋以謚配爵追書於虞朝之稱也益者大臨之别名也兼字而稱謂之伯益

又謂之伯翳音相近而混亂也若夫伯夷之稱伯則又非爵非字葢官也案書大傳載堯之事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而伯夷居第一爲陽伯是舜未命官之前伯夷已爲八伯之官矣及命官之際四岳舉伯夷以典禮而帝舜爲之不名獨曰咨伯汝作秩宗史述其辭遜亦曰伯拜稽首讓于夔龍與衆臣異皆舉其官也周禮六卿春官謂之宗伯制名之義葢取諸秩宗與陽伯焉且伯之爲義其事有四惟公侯伯子男

之伯所不必論而至於東西二伯之伯方伯連帥之伯以謚配字之伯則雖明智之士猶有所誤而況於後生晚學稽考之不詳者邪王制分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則東西二伯之伯也王制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則方伯連帥之伯也臧僖伯臧哀伯士文伯士景伯之類則以謚配字之伯也

劉氏孟治曰古者內外相維小大相屬天下雖遠猶一身焉上有所為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無有偏而

不舉之患者屬長連帥卒正處之有條而不紊也故內之公卿則盡贊襄之力濟濟而相遜外之諸侯則盡藩捍之力皇皇而不怠皆上下相繩之法井井有序如此方伯即州伯也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者即千里之方伯是也屬取其有統屬之義連取其相聯比之義卒取其能率衆之義此計八州伯正帥長之數言之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即天子五官之長自稱於諸侯曰天子之老是也既取其德又取其年

故以老稱之雖然屬長連帥卒正屬之八伯八伯又屬之二伯要之二伯以歲之成質於天子雖所以總天下之大權亦非二伯所敢專也

千里之内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

鄭氏曰甸謂服治田出穀稅曰采九州之内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也曰流謂九州之外也蕃國流移或貢或不禹貢荒服之外三百里蠻三百里流

孔氏曰此一節總論畿内畿外九州治田及采取美

物并九州之外或貢或不之事案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及秸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千里之外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耳采取美物故言曰采周則王畿之外面别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六服所貢物是也流謂九州之外殷則面别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内謂之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内為流也

延平周氏曰千里之内曰甸即五百里甸服也千里言其方五百里言其面於侯服言采則見荒服之有蠻也於荒服言流則見侯服之有諸侯也

長樂陳氏曰甸則禹貢所謂甸服也采則禹貢所謂侯服之百里采也流則禹貢所謂荒服之二百里流也甸者王之所自治也采者於此有采地公卿大夫與王子弟所有是也流者流罪人於此也侯服近故舉其内者則凡服之在内者可知荒服遠故舉其外

者則凡服之在外者可知周官大司馬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以至甸男采衛蠻夷鎮藩為九服其大槩或與禹貢同唯藩畿則在禹貢之外矣尚書之於六服或言侯甸而不及采男衛或言侯甸男衛而不及采與此言甸采流同

清江劉氏曰此據綏服居中而言内千里外千里則五服可知采亦當作蔡聲誤也

馬氏曰流者言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也天子治

近者詳治遠者略近則長之故服治田以出穀稅取美物以當穀稅皆責其賦之入也遠則柔之故其或貢或不流移之無常而無所責焉然均是畿也而禹貢則有納銍納緫粟米之異者亦有遠近之節也均是采也而周官之於貢有祀嬪器幣之異者亦有遠近之差也均是流也而禹貢之荒服則有三百里蠻二百里流之辨者亦有輕重之意也

李氏曰采於侯服為尤近流於荒服為極遠九州舉

內以見外四海舉外以包內

處氏曰此正夏法也夏之五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內周之九服而甸服則在王畿之外此言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流知其非周也然王制言甸采流而不言其餘者亦從間之辭他無義理

劉氏〈彞冶〉曰規方千里之外謂之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故曰千里之內甸服五百里之外有侯服侯服內之百里謂之采服侯服五百里外有綏服綏服五

百里外有要服要服五百里外有荒服荒服之內有
流王制自千里之甸直言及於二千里之流蓋言其
自近及遠皆天子化域之內無有不被其聲教者爾
眉山孫氏曰禹制天下為五服王畿與焉所謂侯綏
要荒是也周公分天下為九畿而王畿不與九畿即
九服也所謂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是也其夷鎮蕃
三服在九州之外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雖立
是法而未嘗責之蓋來不拒去不追者也其蠻服在

五服之外亦謂之要服以要束為義即後世之羈縻也禹之五服相距為方五千里周之九服合王畿相距為方萬里是周之地倍於禹豈周公變古之制而務廣地邪非也四海九州山川地里萬古不易特政教所加有遠近而制有不同爾禹在堯時弼成五服其要荒二服亦在九州内而謂之要荒者是其君長皆各自從其土俗之宜故聖人亦不能以治中國之法治之也自虞夏以至商周天下之俗日趨於文昔

之要服荒服既革其樸野之習而自同於藩服之列禮樂制度合稟於王朝覲會同不失其節則聖人可不更為之制而進之於晃服采章之列邦國侯衛之間邪曰采服曰衛服義蓋如此其有未盡傾心向化者則亦以政教縻之而已此九州之地所以外迫四海之地所以在禹則為要荒二服在周則為采衛蠻三服也沂而上之禹之侯綏二服在周則為侯甸男三服也禹之甸服在周則為王畿也沿而下之周有

六服之外又有夷鎮蕃之三服則以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海外之國皆服王化故也或問曰五服之制凡五百里而為一服禹制與周制同也予謂禹之侯綏二服在周為侯甸男三服禹之要荒二服在周為采衛蠻三服豈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而相距千五百里耶何不相侔若是也應之曰里以步計而步有不等也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尺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鄭註云案禮周以十寸為尺

或言周尺八寸則步更為八八六十四寸以此計之古者百里當今百三十五里以王制及鄭氏之言推之古之地相距千里者在後世當相距千三百五十里然則禹之甸服規方千里者王城在其中是四方各五百里也禹之五百里較周之五百里則羨百七十五里此甸服一方之所羨百七十有五合侯綏二服之所徑千三百有五十是為千五百二十五里是以在周得為侯甸男之三服也又要荒二服之所徑

在後世亦為千三百五十里而後世九州之界益廣則所增奚止於百五十里是為千五百里有奇是以在周得為采衛蠻之三服也至於夷鎮藩之三服在九州之外非禹迹所及無庸論也由是言之禹之五服王畿與焉相距以為五千里而地不加少周之六服合以王畿相距為七千里而地不加多其制雖殊其地實一孰謂周公變古之制而廣周地邪問者又曰夏周之制然矣有殷之時亦有五服之制乎應之

曰以傳考之殷亦有五服特以五百里為一服祭公

謀父諫穆王之語豈非殷制乎其言曰先王之制邦

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甸

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所

謂甸服侯服因於夏禮也所謂賓服則周五服在其

中也所謂要荒以四夷去中國遠近為序也非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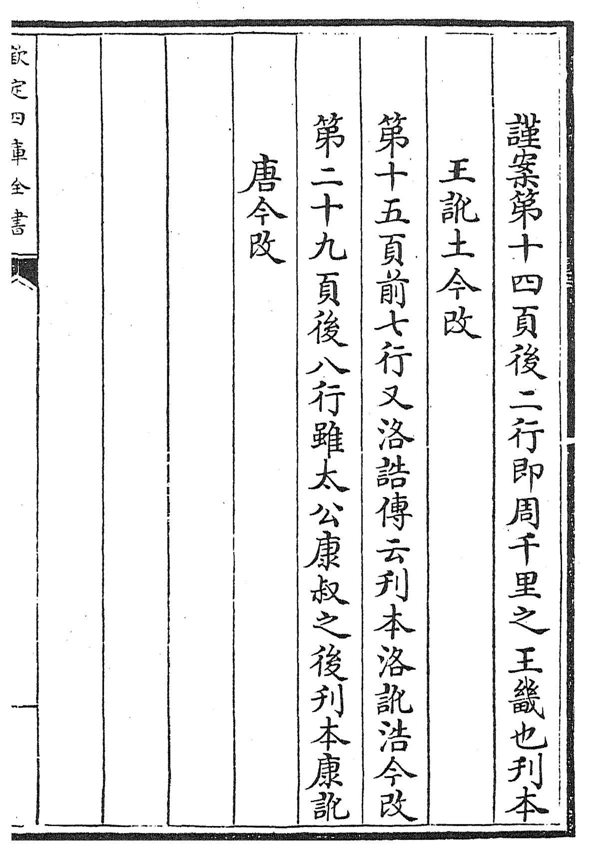
服謀父何以得是五者之名乎邦内甸服而詩云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荒服者王而詩云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王信矣其為殷制也王制所載曰甸曰采曰流是記殷制而不及五服也武城所稱邦甸侯衛駿奔走亦謂殷畿内諸侯及賔服之君助祭於周也且祭公謀父周公之裔也舉先王之制以諫其君宜若用周禮乃以王畿為甸服何也韋昭曰甸古名世俗所習也故周襄王謂晉文公曰昔我先王之制有天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是也韋氏之説善矣而甸服實始於禹其由禹功萬世永賴故歟商頌曰天命多辟

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是殷人責諸侯朝貢唯以禹績為準周雅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是周人責四方之會同唯以禹績為先也然則殷五服周六服皆大禹底績之地而弼成五服之功故不可不取法於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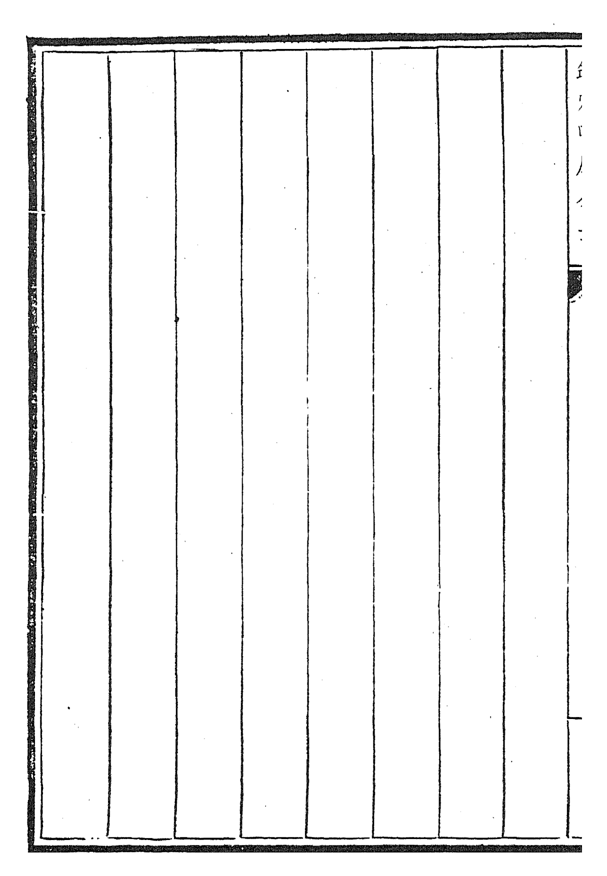
禮記集說卷二十六



謹案第十四頁後二行即周千里之王畿也刋本王訖土今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又洛誥傳云刋本洛訖浩今改

第二十九頁後八行雖太公康叔之後刋本康訖唐今改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王肯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一百五十五 經部

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宋 衛湜 撰

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鄭氏曰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后氏官百舉成數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夏天子設公卿大夫元士之數王制之文鄭皆以為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位殷官二百與此百二十數不相當周官又三百六十

長樂陳氏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始動於子參之於

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凡此天數也故曰天之數始於一終天之數得八十一先王之建官外則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内則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則天數故也大玄以一玄象一辟三方象三公九州象九卿二十七部象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家象八十一元士少則制衆無則制有蓋太玄取諸太極而已故其數如此老子之書終於八十

一難經亦止於八十一皆此意與

嚴陵方氏曰三公之數則取陽數而成也九卿則倍公而三之也二十七大夫則又倍卿而三之也八十一元士則又倍大夫而三之也天子理陽道於建官之數每準於陽焉后治陰德亦以是為數者特從夫而已夫位尊者其事約而總位卑者其事詳而分故官之法位愈卑而數愈倍焉以周官言之大宰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則中下之

士互相倍可知而此不言者以陽數窮於九九故止八十一元士終焉若黄鍾律終於八十一數

馬氏曰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成數言之葢百也此唐虞之制也書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夏殷之官則倍於唐虞之制而鄭氏則以此為夏制其説葢誤也天子六卿而二卿一公故有三公天子六卿之中又有三孤焉故天子有九卿

山陰陸氏曰周官三百六十則夏殷宜二百四十唐虞宜百二十而書曰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舉成數也所謂天子建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有二十唐虞三代所不變自餘雖多稱事為之非其正也故經所言其數止此而已

延平周氏曰三方三公皆天道者也九州九卿皆地道者也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之與大夫元士皆人道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鄭以為夏制以周官三百六十此百二十而明堂位殷官二百故云夏制然以明堂位夏后氏之官百則比此官數為少以書夏商官倍是為二百則比此官數為多是夏之官數與此亦不合鄭何據也且王制鄭皆以為殷此獨云夏首末已自舛戾況又數不合乎可疑也

劉氏孟治曰職之隆者事益簡職之卑者事益衆故三公所以論道經邦佐天子理萬幾調萬化國有大

事而有大興作大利害則有卿爲等而下之或典禮樂或任簿書此九卿則三倍於公大夫又三倍於卿元士又三倍於大夫也然與明堂位不同者蓋上古之時事簡則官亦簡後世事日益多官日益衆王制雜舉三代之制亦有不同明堂位特舉成數而言之耳

講義曰官之因革不槩見於世也孔子聞郯子之言謂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孟子荅北宫錡之問謂

其詳不可得聞諸侯惡其害己皆去其籍然則此經所載及書之周官與明堂位所載建官之數其不同者亦各舉其畧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鄭氏曰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之如今詔書除吏矣

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脱耳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與

孔氏曰此一節論夏天子命諸侯之國卿大夫及士之數前云夏官此亦夏禮卿大夫士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耳夏之大國謂公與侯殷周大國並公也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周則侯伯也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鄭註或者是又為一説謂畿内之國唯置三卿並是其君自命之令

記者或欲因子男此又以見畿内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命於王者而不言也　崔氏曰大國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左傳云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令云下大夫五人者取卿為言耳知大夫有上

下者前云次國之下卿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是也司馬之下唯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何休註公羊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又冢宰云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

石林葉氏曰說者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

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是謂三卿以理考之諸侯南面之君莫不有天道也嫌於上逼天子則不可以立天官知節則令自已出謹度則禮皆上制故不可以立禮官君有道變法而臣以死守法不可以立刑官雖然富而後教教而後刑先王不易之法也司徒所主者地道既有以教之則禮在其中矣司馬所主者國政既有以正之則刑在其中矣司空所主者國事既有以富之則教在其中矣三卿足以具六

官如此而魯作三軍者三卿也季氏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季氏盡征之此三軍所作非歸於公室而歸於陪臣則春秋之所譏也至於小國則所治者寡而其臣屬不備故止立二卿豈有司徒司馬而無司空者與

長樂陳氏曰方伯之國必立之三監諸侯之卿必命於天子者以其專征於一方知節於一國不可不防之也周官邦國設其參皆三卿也此小國則二卿蓋

非周制與下言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周官則小國之卿再命大夫一命皆非周制故也管仲平戎於王王以上卿之禮享之辭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髙在受下卿之禮而還則國髙命於天子者也籍談曰羣伯非命卿也則羣伯非命於天子者也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者也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以其强弱之勢異故也三等之國卿數不同大夫士之數則同者卿則合治

大夫士則分職故卿數與祿以國之大小為差大夫士之數與祿則同焉而已於大夫言下大夫則知卿之為上大夫也於士言上士則知其中下也

嚴陵方氏曰受命於天子者為隆受命於其君者為殺此隆殺之別也不言中下之士則以各居其上之三分見之

廬陵胡氏曰鄭氏謂此皆夏制今案周禮凡三等國卿大夫士之數悉與此同又春秋周法也魯季孫司

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三卿也曾子問亦明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又冢宰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參謂三卿伍謂伍大夫也則此乃周制鄭氏必以為夏官何哉

李氏曰周官大宰職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傅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施則於都鄙立其兩參即三卿也伍大夫也殷上士也輔庶人在官者也兩貳卿也司馬職曰凡制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皆命卿為

之則知雖畿外之小國猶一卿命於天子也二卿皆命於其君者畿内之國也葢六命司官則得以自命卿矣畿外舉大國次國以見小國畿内舉公卿以見大夫理或然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葢魯大國也故得三軍然則春秋何以書作三軍葢譏其益一大夫也

山陰陸氏曰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此非脫誤著畿内之國二卿爾上言畿外下言畿内亦互相挾葢言

之法多如此案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則小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可知一命不言不過亦言之法

延平周氏曰一國之事皆委於諸侯而其卿必命於天子者有微意存焉國有大小而下大夫上士之數皆同何也國雖有大小其六職之屬各有條目而不可闕此大夫與士之數所以同也臯陶謨於有家言三德於有邦言六德於天下言九德是有邦雖殊而

用六徳之人則一也周官小國之士不命此於小國亦言上士者雖不命而其等亦有三也

東萊吕氏曰周家封國八百固是小大相維本末相制有道而王室尊安雖無道亦便未能兼并得其中自有總攝處如上卿命於天子如貢財於闕如此非一故易控制自東遷之後此法漸漸不存矣

永嘉徐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聖人觀地上有水之象為之非其不得已也中畿千里環列五服選賢

建德與之共理其維之有法其御之有道聖人所以與天下為公而非私其力以為己也試觀其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外非有輕重而又更出迭入為之諸侯不得以久其權也列國之卿命於天子王臣布在諸侯之國而諸侯每歲貢士實在王都諸侯又不得私其人也聖人封建之大權其內外相維可見於此矣且大國三卿命於天子則朝廷所自命者也小國二卿命於其君則君命之者也夫國之大者宜專其

命國之小者宜自上出也命其大不命其小聖人控制大邦優假小國之意深矣自周之東上失其柄而權綱不收諸侯擅自廢置無復王制之舊旣僭用三卿矣而復制左右以擬三公是實備王官之制也其後齊魯鄭三國皆有三卿攷之周禮大國之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是雖天子所命之卿而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不請於王者多也惟魯之單伯鄭之祭仲說者以為命大夫也齊高國管仲所謂天子之二守國

高在是為天子所命之卿外是私自立者相環也至於晉其僭王制甚矣晉為伯主多置羣官而天子之命卿其名僅存耳卿以軍將為名而三軍之制一軍有二卿其將若佐皆卿也郲之戰實備六卿至於司馬司空反位大夫之列不復卿官矣故魯侯賜服而三帥以三命而司空僅與軍尉侯奄均受一命爾是六卿皆三命也則晉僭王制而廢命卿豈不大可誅乎命卿不出於王而戰國之世周王乃命韓趙魏三

卿為諸侯然則非晉之壞王制乃天子自壞之也漢初藩國大者其官制至同漢朝亦甚無别然二千石以上漢自為置而國事皆隷於傅相侯王不得私自置也文帝之世賈誼方憂之曰漢之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各徧置私人誼可謂善識封建者矣當文帝時淮南厲王逐漢所置二千石而請置帝實許之毋乃壞其法乎其後七國之叛衡山淮南之亂大抵皆私自置官也自武帝後得仕京師而諸侯自私其

人矣大非古昔天子命諸侯貢士之意也唐藩鎮之
亂亦以節度留後皆得以辟置如烏重胤之羅致石
温二生董晉之辟韓退之嚴武之辟杜少陵其賢者
既歸之而怙强負固者又得以私姦黨而終成藩鎮
之亂若唐亦不識內外之勢矣國初收藩鎮之權而
置轉運使通判使主諸道錢穀雖所以制其財而實
察之也其可謂善審天下之勢矣
劉氏孟治曰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大國之諸侯其富貴足以埒天子其制度足以擬天子驕奢易萌僭侈易生儻使權柄一出其手則馴致於陵其上者未必皆諸侯之罪亦上之人無有維持之也故京城不度所以啓叔段之不義下堂而見所以見周室之不競故知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理三子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王者之制於大國則必致其詳於小國則必致其略蓋以此也大國三卿若可命矣而必出於天子小國之卿宜出於天

子之命矣而聽於君何者蓋小國之勢其權其力可以潛削而默制之而大國之君則當杜其兆而塞其源也是以五等雖同而大國則一受命於天子也金華邵氏曰大國欲其權不侔上故三卿皆命於天子小國欲其權足以制下故二卿皆命於其君次國則處乎大國小國之間故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言下大夫而不言上大夫者以上大夫即卿如前所謂諸侯之上大夫卿是也言上士而不及下士

者以中下之士有時而闕如前所謂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是也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

鄭氏曰使佐方伯領諸侯

孔氏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人之事每一州三人三八二十四人　崔氏曰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亦或因殷使大夫

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牧之國別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禄視諸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禄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別也

嚴陵方氏曰方伯專征於一方其權實重焉天子不可不大為之防每國三人故謂之三監必以三人為

卒者則與三公同義不使卿為之止使大夫為之以見天子之尊雖使其大夫固足制於方伯故也若書所謂三監名義雖同其人則異焉

馬氏曰周官曰天子乃施典于邦國而建其牧立其監牧之下又立監所謂三監者是也於方伯之國國三人八州八國總而為二十四人所以佐方伯統領諸侯之治也三監之禄則視諸侯之卿其爵則視次國之君其禄則取之於方伯之地為方伯之佐也

山陰陸氏曰武王立武庚於邶以管叔蔡叔監之謂三監所謂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也管蔡二人而已則三監蓋不必備然管叔受鄘蔡叔受衛所謂其禄取之於方伯之地者此之類也周官曰建其牧立其監然則武庚二王後其上公與蓋九命作伯者也知然者以微子之命曰庸建爾于上公尹兹東夏知之也鄭氏謂二王之後不為牧不知何所據而言爾

延平周氏曰方伯專征伐者也監以大夫有微意存

焉

劉氏（孟治）曰天子之於大國諸侯何其拳拳不釋焉三卿之命諸侯不得而專皆出於天子矣又使其大夫為三監監其國蓋天下之患當制其始始之不制終將若何故隄防益密法度愈詳不如是則不足分其權也不惟此也諸侯之征伐固所以捍外患而禦外陵必天子賜之弓矢然後敢征諸侯之生殺固所以助天子之賞善罰惡必天子賜之鈇鉞然後敢殺

今也諸侯之貴而大夫有以制之有以見天子之重矣

金華應氏曰方伯者天子所任以總乎外者也又有監以臨之蓋方伯權重則易專大夫位卑則不敢肆此大小相維內外相統之微意也黄帝設左右大監則總察天下不過二監耳其所謂二監即唐虞四岳商二伯之任也周太宰之職曰建其牧立其監大縣可見者如此而條畫之詳無所攷先儒以三公之孤

四命者當之要亦一人耳大國三卿而其二命於天子故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孤者王朝之所遣二卿則大國之所置而必出於王朝謂之二守亦曰助天子之耳目耳是所以為三人與若管蔡霍為三監雖以監殷意其亦仍舊而置耳武庚既誅殷民又遷則無復可監矣然康叔猶以司寇受封而嗣為是職曰王啟監厥亂為民又曰自古王若茲監其所從來也蓋古而非今矣司寇王朝之臣也而被命以

監臨則為諸侯之長故黎侯於衛而責其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時周衰衛弱黎人猶以是望之則此制長存人自不能舉耳推此則為監者不必專遣大夫諸侯之嘗為王臣者亦可就兼之諸侯為監則他國亦必聽命而方伯連率又不必特置與然則邦國之建牧立監政謂在邦國之中爾

天子之縣内諸侯禄也外諸侯嗣也

鄭氏曰選賢置之於位其國之禄如諸侯不得位外

諸侯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孔氏曰此一經論天子縣内食采邑諸侯得禄不得繼世及外諸侯父死嗣位之事畿内公卿大夫之子父死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故直云禄也有罪乃奪之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此父死子禄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言縣内夏法也殷周

亦然畿内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若畿外諸侯父死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襲父位故下文云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畿内不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内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

嚴陵方氏曰内諸侯則公卿大夫士是也外諸侯則公侯伯子男是也夫禄所以養其人嗣所以傳其國

内諸侯臣道也止養其人而已外諸侯君道也故傳其國焉經亦曰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蓋謂是矣

馬氏曰天子之縣内所以待有德也有德者必有以食之而食之則不可以不繼世而必有世祿之法也外諸侯嗣也所以報有功可以繼而有世爵之法也天子縣内植舊德之臣不可繼故尹氏世卿而春秋譏之也外諸侯所以報有功可以繼唯寓公則不繼

世然而天子之縣内而謂之諸侯禄者葢天子三公之田則視公侯卿則視伯大夫則視子男元士則視附庸而有德可以使之出而為諸侯若韓宣子之類是也外諸侯嗣也而有功者可以使之入而為公卿若鄭武公之類是也

長樂陳氏曰卿大夫之於采邑猶諸侯之於國故采邑亦可謂之國上言縣内九十三國是也采邑可以謂之國則卿大夫亦可謂諸侯此言縣内諸侯是也

禮卿大夫出封加一等諸侯入臣或降一等鄭武公以伯爵入為司徒則是七命而降之以六命也命之升降不同以其勢之屈伸異故也世之禄嗣不同以其功之厚薄異故也蓋外則有功之所封不世嗣不足以崇其德内則佐王而已不世禄非所以稱其功故外者必嗣不絶功臣之世也内則必禄不棄賢者之後也禮曰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言國則嗣可知言采則禄而已然卿大夫固有

常數而采地固有常地使其身死而繼之不絕何采地之可食邪

李氏曰古者生財有道用財有禮故仕者世禄而有餘也雖然未嘗不教之使盡其材致其美以見於事業唯其有禄也所以異於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唯其有放黜也所以異於官人以世者也

石林葉氏曰内之公卿大夫其受田視公侯伯子男固亦通稱為諸侯也内以世禄為主而有賢者亦得

世爵外以世爵為主而不賢亦止於世禄然則諸侯之子自非大惡猶得襲位而公卿大夫之子必賢而後爵豈輕内而重外乎蓋古者公卿大夫有功德則出封為諸侯是在外之世爵者乃内之世禄世臣也至諸侯有功德亦必入而為公卿是在内之世禄者或在外之世爵諸侯也内外更易而輕重所以均者此先王之仁政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寰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與寰外

諸侯異者何哉先王為官擇人不以私害公功不可忘報故世其祿以報功官不可以非賢故不世其位為官擇人公卿大夫選命賢者為之不以父兄故而私授之也以父兄故而世其官則非公選矣有虞之時賞延於世所以報功至於殛鯀興禹亦不以父之惡而廢其賢唯其公而已矣三代之際皆以世祿夏之縣內諸侯不世爵而外諸侯則世爵內諸侯何以不世非賢不任也外諸侯何以世蓋繼世以象賢傳

國以報功也殷人貴富説者謂臣能世禄曰富以見殷之大夫亦世禄也自紂官人以世不問賢否皆嗣其位而不易先王之官始壞矣周之興也文王治岐仕者世禄而詩言惟周之士不顯亦世蓋忠厚之化雖周王皆世禄也裳裳者華之詩作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世禄亡矣然周之制畿内之地有功者與之不令世有至於畿外之地則容或世嗣矣温畿内之邑也成王嘗以封蘇忿生矣襄王又以賜晉文

矣晉復以與狐氏陽氏而後及郤氏蓋王官之大邑畿内之采地亦不使無功者得以世守也至於諸侯之大夫其有功者得世其禄官有世官則有世族是也無功則奪之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是也若有功則不奪之矣春秋之時卿以世襲不復計功矣然其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其名不書其世以其未賜族也自後官不擇人世執其柄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蓋譏世卿也卿

既世襲權移於下駟至三家專魯六卿分晉則內諸侯不世官之制先王防微杜漸之意深矣漢之封國有山河之誓諸王列侯襲父故爵外諸侯得以嗣守而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子一人為郎然不以德選至哀帝時始除其令亦謂其官以世不以賢而不得私愛害公選也唐太宗嘗欲功臣並世襲刺史使後嗣長為藩翰而長孫無忌固辭而遂止時于志寧亦奏古今異時非久安計馬周論宗室

功臣悉藩國世守其政若令有不肖子襲封嗣職正欲絶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糵㢸之惡已暴蓋時世異變雖外諸侯亦不可使世其官也天寶以後地分於將領而藩鎮得以世襲遂使自辟其人自强其兵唐卒以此名亡太祖皇帝懲五季之變遂與趙普議削藩鎮之權而制其錢穀收其精兵自李彜興馮暉折御卿之外餘皆不使之世襲蓋深識時變者矣

劉氏孟治曰封土有定法故先王嚴内外之辨本强則國安故先王有禄嗣之别畿内而封諸侯以嗣則天子之公卿大夫何以禄養畿外而不封諸侯則藩垣屏翰焉得其人故内之諸侯則惟食采地外之諸侯則得以世其爵也

武夷胡氏曰隱公三年書尹氏卒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為周亂階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世鑒也或曰世卿

非禮裳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禄世卿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
闕
氏曰自畿以内皆天子所有也豈人臣之所專凡内之受國者止於食土之毛而已而不得世有其地

自畿之外固諸侯所共也豈天子之所私故凡外之受國者非特食其地之所出而又得以世嗣焉其固先王輕其内而重其外哉以為内之諸侯使之有其地則無以統於一而强天子之埶矣外之諸侯不使之專其國則孰能勤於王而相與以安天下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鄭氏曰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

命則服龍衮與王者之後同多於此則賜非命服也
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
衮冕而下如王之服
孔氏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以下次國小國之君爵
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
命則為上公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九命卷龍之外
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加益者是君之特賜非禮法
之常則雜記謂之褒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與

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皆王者之制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故記者特云制也卷字周禮及覲禮皆作衮鄭註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臯陶謨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是也日一月二星辰三山四龍五華蟲六此六者皆畫於衣宗彝七藻八火九粉米十黼十一黻十二此六者皆繡於裳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龍於山取

其神登火於宗彝取其明尊神明也而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繢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為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之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之玄焉衣法天故章數奇裳法地故章數耦引周禮司服文云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

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驚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引此者證三公一命袞也然則此經三公一命卷謂周制也周以前則山在袞上不得云一命袞也

長樂陳氏曰星五星也辰十二次也華蟲雉也宗彝虎彝蜼彝也粉粟米米聚米也黼白黑文也黻黑青文也蓋日月星辰在天成象者也山龍華蟲虎蜼藻火粉米黼黻在地成形者也在天成象者道之運乎

上在地成形者道之散乎下道固始終於東北故山龍而降始山終黻莫不有序何則山居東北冬春交也龍春也華蟲夏也虎秋也蜼冬也周而復始則藻春也火夏也粉米中央也黼秋冬交也黻冬春交也龍與華蟲陽之陽也故繪而在衣虎與蜼陽之陰也故繡而在裳然則古者合三辰以在服備十二章以則天數故章與四時相順後世判三辰以在旗而服止九章以法陽數故章與四時相變觀周禮稱袞冕

禮記稱天子龍衮又曰龍卷以祭上服言龍衮而不言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毳冕毳毛物毛物虎蜼也五章言毳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升春物於冬春交之上升夏物於春之前則章與四時相變可知也禮書

嚴陵方氏曰王之三公在朝則八命而服七章之鷩冕及其出封加一等乃賜之以九章之衮冕衮雖三公可服非有加則不賜也凡以有制存焉爾故曰制

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詩言袞職有闕維仲山
甫補之葢謂是矣以八命而加一命則九命矣故曰
不過九命不過九命則典命所謂以九爲節者也不
過七命則典命所謂以七爲節者也不過五命則典
命所謂以五爲節者也
馬氏曰加之以卷者言人臣之極也賜可以加而命
不可以加周官所謂唯賜無常是也然則天子龍袞
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而三公亦得以服袞者

蓋其服袞則同而其旒數則異也故三公有降龍而無升龍

山陰陸氏曰侯伯七命若加一命則為州牧又加一命是為州伯牧亦伯也皆九州之長知然者以周官乃施典于邦國曰建其牧立其監而王制云天子之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三人知之也牧八命也九命則謂之伯伯正名其為長蓋上公一命卷者也然入天子之國亦曰牧避二伯也牧八命而冕服

七章常七旒猶三公八命服鷩冕卿六命服毳冕牧雖八命即為方伯猶賜秬鬯秬鬯九命之賜也故王季為州伯詩曰瑟彼玉瓚黄流在中傳以謂九命然後錫以圭瓚文侯之命平王錫之秬鬯圭瓚孔安國謂平王命為侯伯

李氏曰陽中則動以變故易於震為龍陰極則静以止故易於艮為山龍取其變也山取其止也臣體常者也三公入於王朝則全於臣故服衮冕八章而其

章以山為首詩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是也君制變者也上公出封於外則全於君故服衮冕九章而其章以龍為首周官曰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是也三公衮以山摯以辟上公衮以龍摯以圭其義一也卷龍衮也以其能見能躍能飛其伸也其屈也皆不可知故曰卷猶雲門謂之大卷也石林葉氏曰莫非制也於衮而特言之者以衣服制之顯者蓋一陰一陽之謂道道之在天者以日月為

之運星辰為之紀其施於人則仁而已無為而仁者山也仁而不可知者龍也仁藏於不可知而顯於可知者禮也禮者文而已其文可知者華蟲也凡此皆以象天德也天德者陽也故作會而在上宗彝者虎蜼之彝也何以知其然以禮謂之毳而鄭氏謂之虎蜼鄭氏必有所受之是以知其然也虎者義也蜼者智也蜼能以尾窒鼻而禦雨患是能達於體用趨時能變此所以為智也為虎又象之於宗彝者以其奉

宗廟為大事也其清足以自潔而可薦者藻也其明足以燭物而可以烹飪者火也米養人者也粉之則其利散而均於養人而已不足以為道必有以裁制之斧者所以為裁斷也施裁斷不可以無辨黼者辨物之謂也其位在東北陰陽於是辨焉凡此所以象人德人德陰也故絺繡而在下五帝之德同乎帝則具乎天德故三辰為上而龍以仁次於山火以明次於藻三王之德應乎人則具乎人德日月星辰既登

於旗則冕服不可不法乎天道故龍以變化不可知而登於山火以明而有功則登於宗彝然則舜之冕服盡於十二周之冕服止於九章而此言三公一命卷者其人在内八命而出封加一等則從九章而衮冕也蓋三公近於天子而爵位盛大其德無私其仁足以長人而藏於不可知故衮冕自龍而下九章如王之服卿在内則六命其出為侯伯之君則從七命而鷩冕卿雖爵位次於公而為諸侯伯則其仁亦足

以長人以其顯於可知故鷩冕自雉而下七章如公之服大夫在內則四命其出為子男之君則從五命而毳冕大夫雖帥人以智而進退以義故毳冕自藻火而下五章如侯伯之服凡此諸侯之冕不純乎臣道則以衣之在上者為主若大國之卿三命而已其道苟足以養人則可以輔國故絺冕自粉米以下三章如子男之服小國之卿一命而已其德苟足以辨善惡則無枉已而仕故玄冕自黼而下如卿之服凡

此諸臣之冕皆純乎臣道則以裳之在下者為主衣在上所以象乎陽其色用玄玄則赤而兼黑陽以陰雜之也裳在下所以象乎陰其色用纁纁則黄而兼赤陰以陽雜之也玄者北方之屬天道在北則寂然不動而纁者南方之屬地道在南則有為以與萬物相見形而上者寂然不動而出於無為故衣用玄所以尊道形而下者有為與萬物相見而代有終者地道故裳用纁所以下功諸侯有時而在人上則主乎

道而體天唯其在内嫌於外逼天子故其命以八以六以四則從陰之數至於在外者有君人之道故其命以九以七以五則從陽之數諸臣無時而不在人下則主乎功而法地唯其法地故在内而言陽數則無嫌於天子在外而言陰數則亦無疑於其君無嫌疑者以其位卑也故下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然周官言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

命與此異同何也蓋古者孤卿大夫雖有常名而其職固有相通者矣以其相通有孤而兼卿大夫為之者周官詳於其職故舉上以及於下王制略其兼官故舉下而見於上猶之孟子之言卿大夫元士受地視公侯伯子男其制為略王制則兼三公附庸而言之其制為詳不害其意同也

永嘉徐氏曰古者設官之制其爵以五其命以三自上公九命至於子男五命品級異等而不可亂自上

公袞冕侯伯鷩冕至於子男毳冕儀章異數而不可越周官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五等之命司服自公之服至子男之服所衣之服必從其命其命不差則其服不僭先王所以正名分而章服采也故嘗論衣服之制自黄帝堯舜取諸乾坤以為衣裳蓋法天地以制為上下之服非私自創立之也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以下十有二章蓋會天地萬物於一身以照臨百官文采物色靡一不備而臯陶謨所載

五服五章以命有德謂之天命自天子十二章至卿大夫之三章其別爲五如天造地設不可紊也公之衮冕其章數同於王而其旒數則異故上公之衮無升龍而旒則以九固自有等殺也豈曰公之服與王同而得純用之無所等倫於其間哉自成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而禘祀用衮冕爲魯禮之常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東遷之始晉武公之大夫請命於周而無衣之詩作始曰無衣七兮次曰

無衣六兮雖晉侯國豈無七章之衣而固不敢上視侯國庶幾於六命之服而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也其猶知存王制也其後晉文之伯周之策命為侯伯而賜之大輅鷩冕之服則是猶出於王命而不輕以禮假人也當魯僖公之時尚存諸侯命有三等之制諸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蓋子男加二等則服上公衮冕之服是出於上之特恩而諸侯不敢私僭也豈非西周之澤未遠而

制度猶未泯乎

三山林氏曰黄帝始備衣裳之制舜觀古人之象繪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於衣繡宗彛藻火黼黻於裳以法乾坤以昭象物所以彰天子之盛德能備十二物也使服其服者當須有是盛德焉繪以三辰所以則天之明允為君德之光自黄帝以來歷代之制莫不然也周人特備以斿縿之數耳周禮乃無十二章之文司服惟有衮冕至玄冕説者謂周登三辰於旗服

惟冕九章嗚呼何說之異也自堯舜至三代文物日以盛名分日以嚴儀章日以著夫子於四代禮樂特曰服周之冕取其文之備尊卑之有辨也何得至周反去三辰之飾蓋不過據左氏三辰旂旗之文左氏謂旗有三辰何嘗謂衣無三辰邪豈有王者象三辰之明歴代皆飾於衣周人特飾於旗有何意乎況又謂上公九章而王服亦九章將何所别周公制禮防亂萬世乃至於無别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衮以象

天則十二章備鄭氏謂有日月星辰之章此魯禮也
夫被袞以象天周制固然也何魯之足云豈有周制
以九魯乃加以十二之理乎

泰溪揚氏曰詳玩司服經文則知有虞作服十二章
周亦十二章昭然甚明公之服自袞冕而下侯伯之
服自鷩冕而下鷩冕七章袞冕九章推而上之則天
子之服十二章可知享先王則袞冕袞冕者繪袞龍
於服而冕也享先公饗射則鷩冕者繪華蟲於服而

冕也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周冕是也祀昊天上帝之服備十二章則繪三辰於服而冕可知也今不曰三辰而冕而曰大裘而冕果何與蓋享先王先公之禮備乎文則以袞鷩之文明之祀昊天上帝之服尚乎質則以大裘之質名之與牲用犢席用槀秸器用陶匏之意同所以尊天也祀昊天上帝之服雖不言三辰然服備十二章則三辰不待言而可見矣鄭氏乃謂有虞十二章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

於旌旗冕服惟有九章然公自衮冕而下王又自衮冕而下君臣同冕略無區别必無是理賈公彦云鄭氏九章此無正文鄭並以意解之則疏家已知其非而不信之矣惟其並以意解故後世尊用其說始有悟其上下之無等尊卑之失次者魏明帝以公卿衮衣黼黻之制擬於至尊遂制天子服繡衣公卿服織文矣唐長孫無忌以帝祭日月服玄冕旒三章而三公亞獻服衮孤卿服毳鷩貴賤無分而天子遂止於

服袞他冕盡廢者矣先王制禮必本於天理人情之
公自上古至於周天子仰則天數路十二就常十二
斿馬十二閑圭尺二寸繅十二就而冕服之章莫不
皆然鄭氏謂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旗而冕止九章不
知龍登於旗山登於俎黼登於扆九章亦可損乎前
乎康成如漢明帝用歐陽説義天子備十二章三公
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其説猶用
周制也自鄭氏以意解經九章之説於是乎始故行

之後世卒有不厭於人心并與古制而去之者可勝

嘆哉

講義曰周官典命曰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

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鄭氏謂大夫為子男卿

為侯伯然則三公九命次國七命小國五命可知矣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

命

鄭氏曰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

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

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

孔氏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少不同

之事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

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鄭云互明之

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

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大夫則大國

次國小國皆同一命以大國下卿再命差之明大夫

一命又小國大夫一命則次國亦可知矣是大夫皆同也此夏殷制案周禮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

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令總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

嚴陵方氏曰大國對下卿言卿指上中可知小國特言卿則兼三等之卿可知言下大夫則不及上中者蓋諸侯無中大夫而卿即上大夫故也前言上中下之所當而與此不同者位雖視其命不能無詳略之

異故也典命者諸臣之命又與此不同者此非周制故也故此命不及於士焉蓋爵出於命至周始列士於爵故也夫命者禮儀之等數受制於天子之名也以貴賤有常數厚薄有定分猶天命焉是以謂之命也

山陰陸氏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不著次國之卿者以命數與大國同而典命所謂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是也然則

周官子男之卿再命今此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者蓋言畿内小國之卿如此與上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同義鄭氏謂或者欲見畿内之國二卿與是也

李氏曰周官典命職曰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士不命其大國所謂諸侯之國而其小國則所謂庶方小侯之國與

講義曰以卿考之大國次國小國之卿皆有上中下三等之别其大夫皆有上下二等之别至於命數之多寡則三命再命一命是也故記者舉其略曰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由是推之則大國之上卿三命中卿下卿皆再命次國之上卿再命中卿下卿皆一命小國之卿與上國次國小國之大夫皆一命可不言而喻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後使之任事然後爵之位

定然後祿之

鄭氏曰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爵謂正其秩次祿與之以常食

孔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官其人必先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雖考問知其實未明其幹能故任以事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嚴陵方氏曰民之有材猶木之材也欲授之以官可

不隨其人材而用之乎然一人之知識固不足以盡其大小之論也可不與衆而公言之乎故必先論之後又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者蓋辨之然後定使之者不必官之任官者不止於任事皆重輕之别也此特言民材而已然則進士之賢者焉其言所以不同

馬氏曰凡民之材有大小之不同其德則有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則有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則有禮樂射

御書數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之者論其德行道藝之實而視其材之所有也論之已辨然後使之任其事也才足以充公卿之任則使之為公卿才足以充大夫士之任則使之為大夫士故任事然後爵之爵有高下則禄有厚薄位者視其爵禄之高下而禄者稱其爵之等差也故曰任事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禄之凡此皆所以官民之材也下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至位定然後禄

之亦與此同意也周官曰以德詔爵以能詔事所謂德者即賢之謂以能詔事者乃任事者也蓋司馬辨論官材論國中之士也凡官民材者兼萬民而言之也養國中之士與養萬民之士蓋有以異也論國中之士其法則致詳故考校於中年論萬民之士其法則致略故三年然後論之雖其考校之法有異而其論辨之意則同也

長樂陳氏曰先王之官民材論之出於衆使之出於

獨任事然後爵之則以爵稱材位定然後祿之則以祿稱爵論使盡其實則在下者無妄進之濫爵祿適其宜則在上者無妄施之失下言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與此不同者任事然後爵之能者也任官然後爵之賢者也此言官民材下言論進士之賢者則賢能之辨可知

石林葉氏曰人之材或成其為賢或成其為能必論其所長而使之論所長而既别矣入而使之長民而

民化出而使之治民而民安則可以任事矣既任事而後爵之以公侯伯子男之位大夫士之位位既定而後禄之以百里七十里之田雖然不可不與士共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古之君子審克如此而必與士共之者以士上足以兼大夫而下至國人者也

延平周氏曰使之故任以事爵之故其位定使之則固有稍食而所謂禄之者言采邑也

廬陵胡氏曰論謂物論自古用人必采公論以辨别當否任事然後爵之所謂試可位定謂材稱其位公論僉然定矣然後禄之末世位不定而尸禄者滔滔皆是

禮記集說卷二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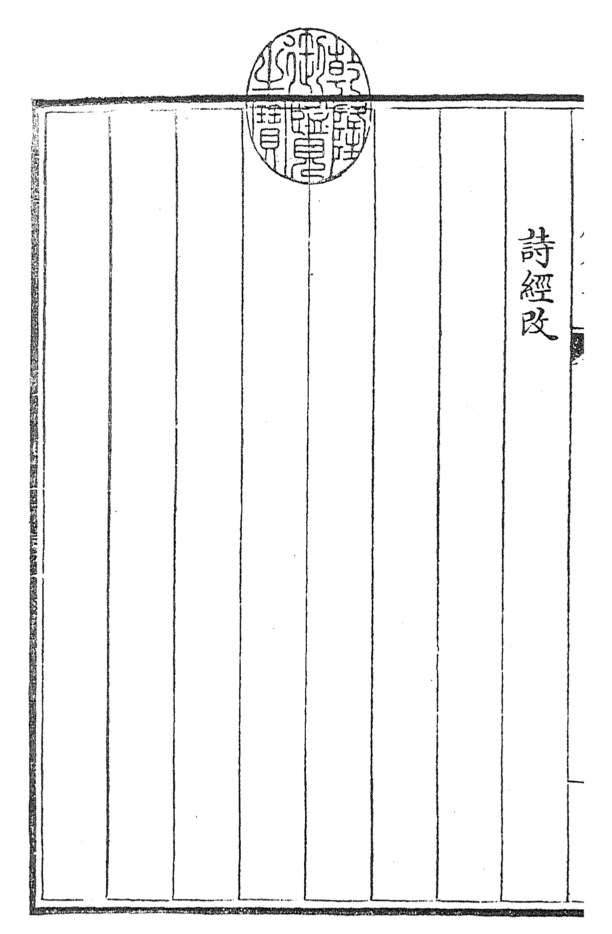
謹案第十頁前六行故易控制刋本易訛一今改

第二十頁前五行不世祿非所以稱其功刋本脫非字今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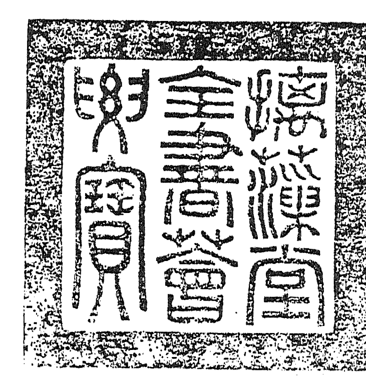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頁後六行惟其公而已矣刋本公訛功今改

第二十三頁前三行漢之封國有山河之誓刋本誓訛世今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則藩垣屏翰刋本垣訛宣據



詩經攷



覆校官編修臣項家達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王肯勵